

我的东南亚

瞬间之旅

唐颖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酒吧的灯光闪烁了几支烟的时间，对西印尼群岛的灯火更加明
亮。突然想起他其实也一直有着寻找另外一个城市，自从去强
地就是这么对家母说的。他不知道，当地的他揣摩在别处的未来，
心里竟会失去的及不特殊的诗可。我们是立心人，我们是相
家海帕里，有声无形，有影无真，瘫痪了的力量，无动机的

我的东南亚

酒吧的烛光只亮了几支，幽黯的同时，对面印尼群岛的灯火更加明亮，总是远处的灯火更加璀璨。突然想起她其实也一直对着赛姆谈另外一个城市，自从去纽约度假，她便把魂丢在纽约，她就是这么对赛姆说的：他不知道，当地向他描绘在别处的未来，也是毫无真实感的未来的时候，心里奔袭着的是艾略特的诗句：我们是空心人，我们是稻草人，互相依靠，脑中塞满稻草，有声无形，有形无声，瘫痪了的力量，无动机的姿态。

瞬间之旅

唐颖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瞬间之旅:我的东南亚/唐颖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6.5

ISBN 7-5321-2968-3

I. 瞬… II. 唐…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4951 号

责任编辑:郑理

封面设计:周艳梅

瞬间之旅

——我的东南亚

唐颖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l.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1×1240 1/32 印张 6 插页 2 字数 150,000

2006年5月第1版 200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100册

ISBN 7-5321-2968-3/I·2277 定价:16.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4742915



我的东窗

女作家唐颖近影

目录

瞬间之旅.....	1
情欲艺术家	45
爱的岁月最残酷	74
寂寞空旷.....	127

瞬间之旅

楚红从巴士上下来，高原风清冽凉滑，一股股涌来，她抬起头，让风把自己的长发吹起来，心情也跟着动荡，就像走在秋天的日子，皮肤在光滑，心和风一样清爽。

秋天的联想令她有些微的激动，在新加坡一住五年，年初到年尾的阳光一样灼热，便不再有季节交错时的感怀，她成了一只冷气动物，在各种冷气空间伸展触觉。的士、巴士和地铁都有冷气，Office 的冷气更像寒流，她甚至必须穿上厚外套御寒，回到家第一个动作是开冷气，当然，周末去不同的 Shopping Center，那里也是“冷意盎然”。

渐渐的，她明白，获得冷意，是这个城市人的深切渴望。每年圣诞节，昂贵的购物楼东林大厦门口飘着的虚幻的雪，是这种渴望最鲜明的浓缩，那是她看到过的最华美的雪。

因为虚幻，这雪才如此美丽非凡？

不过,赤道紫外线仍然在她的皮肤上留下痕迹,生活中有各种片刻各种可能性令冷气和冷气衔接时产生空缺,或者说生活本身不可能让你如此称心如意。她脸上的雀斑愈益增多,每天早晨,对着镜箱涂抹防晒霜,对可能到来的极其短暂的日晒作好防备,好像,人生可以触摸的就是这些小烦恼了,是因为远离自己的城市,内心的嘈杂声也跟着远去?

可是这一刻,乡愁,或者说类似于乡愁那样的情绪突然使她的眼睛热热的。她在清风里甩甩头发,可以称之为情绪的那些东西即刻跟着随风而去了。她喜欢保持某种清爽,或者,称为情感的真空状更确切,没有爱憎,没有眷恋,没有期待和回顾,真空就是一尘不染,一无所有,真空也是空虚。但,在一片虚空中生命陡然轻盈起来。

巴士在高原上盘旋一个多小时,楚红下了车,仍感到眩晕,她没有立刻去找旅馆,就地坐到自己的行李箱上,坐在巴士终点站黑黝黝的小屋子外,等待眩晕的消失,一边打量着眼前这个高原小镇。

坐落在马来西亚彭亨州的金马仑高原,有大片农场,以茶园果园草莓园和玫瑰花台闻名,加上她的一千五百米的海拔高度带来的凉爽气候,英国殖民者留下的仿都铎王朝时代风格的建筑,以及成片成片高尔夫球场,金马仑成了新马两地著名的避暑胜地。然而吸引楚红上金马仑,乃是残留在高原上的土著民村寨。赤身裸体身上披着羽毛手上拿着弓箭的土著听起来是一个现代神话,他们的生态当然早已变化,周围是设施一流的现代有产者的度假村,难道土著村寨竟成了旅游胜地一景?楚红是带着向往和疑惑的矛盾心情坐上高原的巴士。

楚红的外形已接近热带女生,漂染过的棕色长发,苗条却结实的身材,黝黑有骨感的脸颊,紧身吊带背心牛仔裤配一双式样简洁却价格昂贵的凉鞋,全身无一饰物,只在胳膊上纹了一只蝎子,那种有剧毒的蝎子,这只逗留在胳膊上的标准尺寸的黑色毒蝎,凝聚



了已成为过去式的青春期的反叛,她的时尚里带着些微锋芒,这也多少表达了她的难以确定的人生路线。

她刚刚度过三十岁生日。她请部门几位年轻同事去“夜上海”,用精致的上海菜款待自己,不如说是款待他们,她不仅预定了位子也预定了招牌菜,她也已经预先知道那几道上海风味的菜肴和点心将给她的年轻同事带来的有节制的惊喜:腌笃鲜、八宝鸭、水晶虾仁、百叶结红烧肉、清蒸刀鱼、咸菜豆瓣酥、丝瓜毛豆、塔棵菜、笋片、生煎馒头、葱油饼、酒酿圆子,餐桌铺铺满满,她对生日事只字不提。餐桌上的话题也和吃喝玩乐有关,说笑声里,楚红的记事本上又多了几个餐馆名和假日的旅游地,能够交流的也就是这些了,她和他们没有年龄肤色种族的差异,然她有独自生活在岛上的感触,似乎在这个被称为花园城市的公民其神情更淡漠更倦怠,看不见的隔阂横亘在她和他们之间,犹如水把岛屿隔开,平时她和她的同事们停留在微笑说一声“Hi”的距离,无法走近,之间有水。

现在围着餐桌,距离近了,但仍未超越水,仅仅是,水上的岛屿

以圆的形态漂着，正渐渐靠拢，却又被水荡开。正是在餐桌上她发现，他们彼此之间也被水隔开了，是一个又一个孤岛。可惜赛姆没有来，他去休假了。

无论如何，请同事请朋友上饭馆，是在异地他乡走向人群的简便方式，不失为化解寂寞的途径。她是报馆人缘最好的中国人，这当然也和她对一个保守社会价值观的认同有关，她行事低调，言辞含蓄，性情正新加坡化，总之她已经适应这个气温高法律严厉的国度。工作上她不在乎加班，休息天坐的士去公司只为改一个错字，所以她也是报社职位提升最快的中国人。遥想当年，她也有过和邈邈长发青年私奔西南小城大理而被大学开除的骄人纪录，而它已经像简历表上用圆珠笔书写的履历，时光远去时，油墨也日渐淡去，笔迹模糊影影绰绰。

她的目光跟她自己城市的女孩一样，从来不是透明清澈的，在一个被革命颠覆过的多少是不自然也不自在的城市长大的女孩如何会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散漫迷惘的双眸，烟雾弥漫时微微眯起眼睛，她好像又回去那个不羁的青春的大理，坐在新加坡河畔灯红酒绿现代乐震耳的驳船码头，那里的放纵气氛令她有些忘乎所以，她竟又抽起了烟，莱福士金融区商业楼的西方打工者过来与她搭讪，她的第一反应是矜持的，如果没有激情的冲击，她对异性的挑剔目光，充满她上海双亲教养的影响。她偷偷揷灭了烟，离开了码头。那还是在刚去的第一年，她带着探险的心理在这个循规蹈矩谨小慎微的城市走来走去，之后几年，她不再去驳船码头，而是朝西走，去罗伯森码头，那里钢琴烛光，轻声细语，消费者的年龄和年薪都上去了，布尔乔亚的生活方式，也是保守平庸的方式，更能给她带来安全感和清洁感。

她穿牛仔七分裤，白色吊带背心外套一件牛仔夹克，双肩包是本地最流行的比利时牌子 KIPLING，她曾与乌节路的时尚合拍，精神十足地跟上本地的风尚和仪态，可现在马来西亚人仍然一看就知道她不是新马本地人，总是问，你是台湾人吗？她回答说，我是

上海人。上海吗？他们便有些茫然，原来他们不了解上海，就像她在上海时对马来西亚一无所知。

从自己的寓所坐一部巴士就到北面兀兰，过长堤便进入马来西亚的柔佛州。可是，持中国护照去马来西亚先要获得签证，所以，上路容易拿签证反而难，马国领事馆每天好几百人长龙申请签证。刚来第一年，楚红出高价让旅行社代办一切，跟着旅行团脚步匆匆去了一趟马六甲和吉隆坡，虽然觉得不过瘾，但也没有动力清晨六点排队申请签证做自助旅行。那时候的她跟国内的年轻人一样，只认知西方主流文化，眼里除了美国再也没有其他国家，拿了长假总是朝西方去。

车子进入马来西亚腹地，高速公路旁的棕榈树林向远方伸展，无边无际的单一的棕榈，充满热带的丛林力量。关于热带丛林，康拉德曾将其视为大地深处的黑暗，赛姆解释说，这个“黑暗”意指位于深处的民族对于具有原始扩张的白人是一无所知的神秘构成的黑暗。正是，一无所知的神秘。她深深地看着赛姆，她也惧怕这样一种黑暗。

只有赛姆可以和她谈谈康拉德的“黑暗的心”，他是她隔桌相对的男同事，圣诞夜一个人去马来西亚东部岛屿的深海潜水。后来，孤身背包上路成了时尚姿态，一群女生追随他各自上路去向不同的海岸或小镇，楚红却安之若素，任何事情变成潮流，她就避之不及。她和赛姆这么多年面对面却仍是咫尺天涯，可她并不遗憾，假如没有突变。她享受这种精神上的仰慕，或者说，是情感上的憧憬。

赛姆，修长敏感，在巴黎读了六年音乐，也在巴黎郊外小镇的夜晚写了六年日记，回国后他为华文报刊写专栏，渐渐地成了文字工作者，他来报馆打工，和楚红成了同事，他的钢琴躲在他家那独立洋房的角落，同事们说他是反抗母亲为他安排的人生，他却告诉她，快三十岁的人只为反抗而活太可怜了，他说厌倦了只面对钢琴的人生，到报馆打工，是给自己放个长假。他把每天对着电脑编

辑版面看成放假，他那份洒脱有着骨子里的颓废，让楚红迷恋。

下午，在办公的间隙，他们一起喝咖啡，他们不是去公司的餐厅喝咖啡，而是在自己的办公桌旁，不过是速溶咖啡，但赛姆用电热壶煮开的水冲出的马来西亚老镇咖啡，竟也香味浓郁，氤氲的蒸汽让他俩的工作一角有了柔软的质地。喝咖啡的时候，身心陡然轻松，话题便如自来水，龙头一开便来了，面对面坐了三年，竟有说不完的话。

他们都是萨冈迷，但读的是不一样的版本，赛姆读原版法语，楚红只能读译文，这使她对赛姆的目光有了仰望的意味。赛姆却对中国有如此浩瀚的翻译文字感到惊奇和敬畏，“你好，忧愁”，“那样一种微笑”，“你喜欢勃拉姆斯吗”，他吟诵着，惊异语文也是可以通过翻译获得崭新的生命力。他是他这一代华人的另类，对华文有着类似于激情一般的感情，令她对自己耳熟能详的母语产生新的视角。

文字是罩在他们空间的光环，仿佛他们沉沦的人生是在这每天的半小时中获得拯救，至少对楚红是这样，赛姆的存在使楚红重新找到了在这里工作的意义，想起五年前她来这里只想短暂工作两年，攒了钱去美国读学位，因为赛姆，楚红竟在这个乏味的城市又待了三年。

他们从不在公司之外的场所约会，周末和假期有各自的安排，那是他们回到自我的时光，有了赛姆才知道没有赛姆的空间也是不可或缺的，楚红需要为自己的完美做功课，她节食，中午只吃蔬菜沙拉，一星期三次去健身房，同时在为自己小小的理想做着奋斗，她读时代周刊，用“时代”上的犀利语词写英文短文，化名给同一栋大楼的英文报馆写“读者来信”，她在为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 Creative Writing 硕士学位做准备，她向往做个英文作家。在一个发达城市，拿着中等水准的薪水，她却过着比国内远远自律节制甚至称得上是刻苦的生活。是因为有赛姆的存在，她才有成长的动力？

生日那晚，她在饭馆门口和同事们道别，坐进的士司机问她去哪里，她给司机寓所地址的时候突然充满伤感，如果之后的生日也将以这样的方式继续？她没有回家，而是让司机把她载到“花柏山”。

坐落在花柏山半山腰的酒吧，面水那一边透空，有一种凌飞于水上的感觉，天花板垂下的风扇摇着烛光，将酒吧里的一切摇晃得影影绰绰，酒瓶里的酒、酒杯里的酒、饮酒的人都那么虚幻，隔着马六甲海峡，印尼的巴丹岛和民丹岛灯火明亮。这时，虚无像烛光升腾出看不见的烟雾，罩住了她所处的空间。正是，一无所知的神秘构成的黑暗，也许，对于她，他人的心也是一片黑暗，因为一无所知。至少，她进入不了赛姆的心。

她想着赛姆，她和他之间宛如被玻璃罩子隔开，伸手触去，是光滑冰凉的触感，知性的质地，热情找不到缺口伸展，就像她穿着短短的热裤，修长的腿漂亮得落寞，那是一双落在异乡土地上的腿，它落不到这块土地肥沃湿润的深处。

“花柏山”是她的最爱去处，可山上的布尔乔亚风气是赛姆拒绝的。也许赛姆正坐在吉隆坡茨厂街油烟呛鼻的街边摊，几乎每个周末赛姆都去国外，他把年假零碎补贴在每个月，平时周末多去马来西亚，如果凑足五天以上，就去其他东南亚国家，他在那些小镇寻找记忆中的“质朴的过往”。这正是她和赛姆的差异，她来自上海，那是个过度虚荣而制造了虚饰的美学的城市，可也正因为来自于虚浮世界，她能感受赛姆人生里的真谛。

巴士一转进小镇，竟觉得似曾相识。楚红仔细打量周围，熟悉感就来自这个车站，因为它跟中国任何小镇巴士站一样简陋，简易搭就的小房里设了两个售票窗口，紧挨着卖杂货的货柜和一只自动贩卖饮料机，几只废弃的汽油桶在饮料机旁堆得七上八下，尽管拥挤，却仍有一条铁铸腿木板面的长凳为长途客准备，黑漆漆油亮的，跟水泥地一样，有一层黑色光滑的外壳，是尘土汽油汗水锤

炼出的壳,这样的小站从不遗弃任何人,背包客或流浪者,就地坐席地躺尽可以自便,比起新加坡,她对马来西亚有着更深的认同感,是因为有这样的车站?以后变成回忆,这个小镇巴士站便成为她的故事不褪色的背景,这是她不曾料到的。

坐在巴士站外可以一眼尽收小镇的景象,顺着山势起伏蜿蜒的窄街,拥挤着游客,低矮的小店,小店的女孩懒懒地斜倚在门框上,举手投足间有一种即刻昏睡而去的停滞,那也是她熟悉的昏昏然,它与匆匆来去的游客形成截然不同的节奏,有点像电影中的定格画面,在瞬间给你节奏上的迷乱,她很享受这种迷乱,就像回到大理。想起大理,心仍有些悸动,那是她青春期滞留过狂热过受伤过的小城。

不过这是个黑色大理,镇上居民清一色黑肤色印度人,双眸黑亮,脸部轮廓立体,黑色给了小镇非同寻常的气质,她对自己说,她以后来,要在这里多住几天。这么一想,便笑了起来,才刚刚来,就想着要重游,是从小到大都改不了的贪心。她拿出相机,这样的小镇,从哪个角度都富有生气,她按下快门,轻微的“咔嚓”声给她听觉的快感。这些年走来走去,带不走的景物和关系,能够留下的就是照片了。

她的尼康相机镜头像只巨大的眼睛,令小店门口的女孩畏惧,她躲进去,她在镜头后面笑。相机是父亲送她的礼物,为她当年考入热门的工艺美校,她向往做个平面设计师,其实是上海父亲的心愿,在他看来这是份既能寄托理想也能赚钱的专业,可她在美校陷入恋情,丢了学业,她后来去新加坡更大的动力是为了向曾对她寄予厚望的父亲做个交待。

等她放回相机,周围已经嘈杂起来,她的身后坐了一群旅客,听上去是一群女人为主的西方游客,一把女声旁若无人地说着鼻音很重的纽约英语,她告诉他们,她在等去怡保的巴士,她已在亚洲游荡了三个月,刚从巴厘岛过来。巴厘吗?她的心也跟着一跳,后面有七嘴八舌的呼应,是一群女人的声音,兴奋的语调,语音即

刻含混起来,楚红抓不住话中的意思,思绪里都是赛姆的身影,在巴厘岛度假的赛姆正在干什么?在某个无名村落民居前的廊檐下看书吗?他多半是这样。

两个肥胖的印度中年女子嘴里嚼着零食从身边走过,她们轻盈的纱丽轻轻拂过她的脸颊。她在想赛姆对她想做英语作家这个愿望从未质疑,赛姆从来不说你这样的年龄还读什么书之类的话,他说,也许到了六十岁我还会去读一个学位,他的意思年龄是个障碍,可终究不是障碍。通常就是在这些要紧的关节,她感受到他们之间的心心相印。可即便如此,也没有不散的宴席,赛姆打算辞职,在经济低迷时期他竟要辞职去南美,他说过南美是他的梦,他向往去那个探戈之乡去阿根廷,不是去走一圈,而是住下来,融入当地人的日常人生,感受日常中的探戈。他好像一直在为这个梦存钱,现在他终于要将梦想变成现实,代价是,若干年后他回来时可能再也回不到报馆。不过,他也许没有打算过在这种地方做长久,再说,他需要生活费时还可以做钢琴老师。

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人人都在为谋生奔忙,一边在为丧失谋生能力的岁月焦虑,裁员恐惧使社会产生大量的忧郁症患者,赛姆为何可以洒脱地辞职去远方流浪?他不合作了,翘课了?可这不正是他一贯的社会角色,是他性格的闪光点?

楚红为何有被刺痛的感觉?

他们没有就这个问题详谈,赛姆在放假,他从巴厘岛打来电话要她帮忙发一篇稿,谈完工作,她问起他的旅途是否顺利,他说他去去都是走过多次的老地方,有点告别的意思,她一愣,他好像也在那边一愣,电话沉寂片刻,他说,他打算辞职,去南美。她发傻一样问道,真的吗?真的吗?他在那里发笑,说,当然是真的,我已经做了很久的准备。她默然。他问,你不是也打算去读书吗?她说,是,不过不像你真的在做准备,话语里有尤怨。他却笑说,这就对了,我们都需要上路的感觉,虽然连目的地都不清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我们都是自己城市的异乡人,我们是不是在通过离去表达

自己？他笑问她，她不响。他又说他会不会马上走，合约要到十二月，还有三个月，她仍然半张着嘴，头脑暂时空白。

赛姆看不见她脸上的表情，他已改变了话题，他说，巴厘岛已经很商业化了，但是岛上的宗教气氛浓郁，总有一些村落和小镇安宁得令人不敢相信是现世，是这个贪欲的世界的桃花源。她的心一跳，再一次感受赛姆对她的意义。她想，赛姆走了，她还有什么理由留在新加坡？那晚她又去了花柏山，下雨天，上山车很少，她拿出手机给赛姆拨电话，拨到一半又放弃了，她想对赛姆说什么？阻止他吗？她用什么理由去阻止，所有的理由一说出口就陈词滥调。去南美，是他对现实的挑战，你看，他让自己梦想成真。

他将去远方自我放逐，却让她感受在异地他乡的落寞，她又一次对自己说应该找个人结婚，周围的朋友也这么说，她们不是劝她，是在劝自己，她们是健身房的朋友，跟她一样是单身，生活中发生问题时，就说，结婚吧。就好像结婚对象就在 Shopping Center，刷一下卡就能拿到手。她们跟她一样茫然，不知对象在哪里。她们问她为何不考虑赛姆，她和赛姆的亲密关系，公司外的人都知道，新加坡很小，绯闻又很少。只有她明白，和赛姆的咫尺天涯。他们是知己，仅此而已。记得有一天说起旅行，赛姆说以旅行为人生目标的人是最孤独的人。她此刻才明白，她的梦要比赛姆渺茫得多，她希望在这个毫无头绪纷乱如麻的人世间找一个既能给她指方向又能给她情感慰藉的伴侣，而赛姆对此不做期待。

酒吧的烛光只亮了几支，幽黯的同时，对面印尼群岛的灯火更加明亮，总是远处的灯火更加璀璨。突然想起她其实也一直对着赛姆谈另外一个城市，自从去纽约度假，她便把魂丢在纽约，她就是这么对赛姆说的，他不知道，当她向他描摹在别处的未来，也是毫无真实感的未来的时候，心里奔来窜去的是艾略特的诗句：我们是空心人，/我们是稻草人，/互相依靠/脑中塞满稻草。/有声无形，/有影无声/瘫痪了的力量，/无动机的姿态。/

部门老板要求她年底之前清假，所以还未等到赛姆回来，她也休假了，她想过去巴厘岛找赛姆，但旅行团没有位了，知道没位她反而松了一口气，如果有位，却会令她矛盾和挣扎。她并不具备做赛姆亲密无间的旅途伴侣的想象力。

她下决心起个早去马来西亚大使馆拿签证，至少在赛姆走之前，走一趟他熟悉的路线。赛姆无意间带动着旅行潮流，他对东南亚的钟情，使公司其他年轻的背包客也纷纷掉头转向自己的邻国，赛姆在他的专栏里写道，我无法对新加坡有“我的国家”这样的感觉，可我会说“我的东南亚”。那么，他现在正在和他的东南亚告别？既然喜爱，为什么又要告别呢？

两辆巴士先后开进了车站，她身边身后的旅客纷纷起身，在司机“去怡保”的喊声中，西方女生们热闹地道着别，往北的巴士开走了，剩下的人上了回吉隆坡的巴士，等第二辆车开走，车站陡然安静下来，天也跟着暗下来，仿佛巴士把阳光也载走。

是乌云飘过来，高原的天空原是瞬息万变，呈现在她眼前的小镇的色彩也变了，灰沉沉敷着阴郁的冷感，雨丝似有若无地飘忽着，小镇并未改变它的节奏，街口的行人闪来躲去避开电单车，面街的店堂黑黝黝的，靠在店门框上昏昏欲睡的店主女儿走开了，留下门廊空寂。

楚红一时怔忡，大理最阴郁的片刻突然浮现：阴沉沉的天空，恋人决绝离去的背影，她坐在街口，绝望衰弱，衰弱的感觉最清晰。她几乎忘了恋人的脸，这场恋爱的细枝末节早已经模糊，但失恋，或者说失败，或者说失去一切的绝望，撑不住绝望的衰弱感，仍然清晰地留在记忆里，连同那种阴郁的色调，青春就在那一刻结束。

她略略失神地站起身转过头背起双肩包，头一抬，一惊，她身后那堆热烈谈论巴厘的人竟还走剩一个人，一个男子，一个看起来混杂了华族和印族血的亚裔青年。

他们互相笑笑，他站起身拿起行囊欲朝她走来，可她已向他摆手道了别，她转过身走出小镇巴士站，朝镇中心走去。

纳丹对着她远去的背影发了一阵呆，她的脸虽在笑，却是郁郁寡欢的，他涌起接近她的冲动。旅途上到处是孤身旅行的女子，她们独立坚强利索，也许有些寂寞，但情感的触面明朗，线条大而化之，她们乐于接近他，他却避之不及，那些还未开始便已经知道结果的可能到来的艳遇是他厌倦的，还没到来就厌倦了。

在纳丹怅然若失站在街口发呆的时候，楚红已头也不回走了几百米，她好像知道他在后面凝望着她，她的背部有一种发热的感觉，他竟穿着纱笼，她很少看见男子穿纱笼，在新加坡已见不到穿纱笼的男子了。紫色和腥红的花的纱笼，花一样的男子，只有日本漫画异想天开用花比喻男子，她几乎想摆脱矜持——站下来，转回身，与他相遇。

她站在十字路口，等着红灯转绿灯，在片刻摇晃之后她重新获得平衡，她有过多许多个十字路口，有过许多次的摇晃和平衡，平衡之后是空虚，但与绝望之沉重相比，空虚是轻，是失重，类似于忧郁症的胸闷感。

他的形象已深深印在脑子里，她并没有重逢的期待，世界很小，金马仑的 Tanah Rata 镇更小，一个七千人的高原小城，但她相信，一旦有所渴望就一定失望，这是她的宿命。邂逅，风一样倏忽而去，即便有所眷恋也不要试图留住，眷恋了就会失去。她的失恋告诉她的真理是，只要她想握住什么，一定握不住，一定会从手心滑走。现在，她宁愿坐在延伸到街边的咖啡座，怀着淡淡的悲哀去思念，思念那一刻——他和她，十几秒钟的相视一笑。

在深肤色人种的对比下，华族男子显得平庸而寡淡，那是公司外族同事给予她的异地风格，而不是组屋门口洗刷阴沟建筑工地搬砖砌墙的印度和马来劳工。他们是棉布衬衣配领带、长裤和皮鞋颜色协调的专业人士，恰恰是都市灰色服装衬出他们富于魅力的脸部轮廓，蕴藏原始冲动的身体，然而，她竟一直没有机会，或者说，没有愿望要把她的好感告诉他们。只有在旅途的相视一笑里，积聚的好感才得以释放吗？她自嘲。她要了一杯加奶的热咖啡令